

梦想的年代

贺中乾

著

作家出版社



梦想的年代

贺中乾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想的年代 / 贺中乾 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5059-5567-6

I. 梦… II. 贺… III. 小说-中国-当代

IV. I053.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8236 号

梦想的年代

作 者	贺中乾
责任编辑	栗惠丽
策 划	李红馨
封面设计	李小培
责任校对	马晓艳 鲁 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图文印刷厂
开 本	720×101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5 印张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567-6
定 价	3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

谨以此书

献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那段为实现梦想而不懈追求的岁月

为梦想放歌（代序）

从内容上看，贺中乾的长篇小说《梦想的年代》写的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聚焦的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有人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全世界都年轻的年代，八十年代则是中国的梦想年代。是不是这样，咱们可否问一问今日的那些千万富翁们，或商界明星与学问大家们，看他们的梦想是否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肇始，然后一步步地走到今天的。

人生，有梦想，并为之不懈地努力，那应该是幸福的。没有梦想的人生是暗淡的，或是悲惨的。正如题记所说，正因为有梦想，我们的生活才五彩斑斓。

初读《梦想的年代》是在一个早春的上午。墙边的杏树正在蓓蕾。从严冬飞来的一只蜜蜂正在嘤嘤嗡嗡地振动着洒满阳光的翅膀，在树身边和我身边飞得自信而辛勤。最让人感动的还是那阳光，暖暖的、静静的、朗朗润润的，浸泡得人身上莫名地发出许多关于人生、事业、理想、挫折、宁静、浮躁、失败、成功等等的畅想与喟叹，于是便有了一些关于《梦想的年代》的感悟与

随想。

王蒙说：作家写一个短篇小说，是欢迎家族中又多了一个新成员，而写一个长篇便是告别，就是告别了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中乾写完《理想的年代》之后，他的心中一定欣慰了许多，那个梦想与追求的年代、那段难忘的历史终于有了它该有的位置与归宿。

有两句诗这样说：“心，静下来，给爱一个位置；灵魂静下来，给诗一个位置。”我不想说我们身处的年代，更不愿意说当下我们及我们身边人的心中及灵魂中都有些什么东西。说以上话是因为《理想的年代》给了我太多的感触，太多的记忆与悲叹。

我从《理想的年代》中捕捉到了一点也不前卫的三个关键词：真诚、善良、优美。

“真诚”想指作者的写作态度。就我对中乾的接触与了解，他属于那种用生命写作的那类人。比较他的上本书《紫云深处》中“现代”的探索与试验，这本《理想的年代》写的很老实，很真诚，仿佛对书中的那段生活有着本真的圣洁与深情，如果弄得花里胡哨就是对它们的不敬与亵渎。其实这很难能可贵，也很不合时宜。您看中国文坛在网络文学加入后“热闹”中低俗化、浅薄化，娱乐就表现得非常“甚嚣”。唯有那些进涌主体丰富的体验和孕育的作品才会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在这方面，《理想的年代》是成功的。

“善良”指作者的情感寄托和审美。因为我本人也当过民师，也有着十多年的从教经历，也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书中描绘的人都是我的同事，我的乡亲，他们的音容笑貌是那样的亲切真实，一读起来，那个活生生的年代便忽地一下迎头扑了过来，叫人淳朴坦荡，叫人心帆饱满，叫人歌哭失当，叫人

留连忘返。宽叔有着一辆村中唯一的“凤凰”牌自行车，宽叔“‘我给支书洗洗红薯’，说着解开裤子，对着箩头里的烂红薯，酣畅淋漓地撒了一大泡尿”；黄校长邀请宋支书“隆重”讲话，重点表扬宋支书的儿媳妇花老师“认真备课、讲课、批改作业、深入地家访”；花老师“很少在教室，她讲一会儿就让学生自习，或叫程度好的学生上台领读，而她自己就在办公室里打毛衣或者嗑瓜子”，当小林遇到“指标”问题时，“花老师把小林拉到她的办公室，给他透漏了学校的内幕”；孙美丽是公社文教办孙主任的女儿，“在百十个考生中，她考了个倒数第一。语文数学两门的成绩才五十六分”，但她教学生通俗的流行歌曲或电影插曲，学生们都非常喜欢；赵章老师是公社刘书记的内侄，“因为多次在学校聚众打架，上高中不到一年就被学校开除了”。但他带领学生在小操场上听他吹着哨子“一、二、一”地跑步，投手榴弹，还用砖块、水泥垒了一个乒乓球台，教学生打乒乓球；还有那个后来当了兵的东村，一个个人物亲切、可爱而饱满。尤其是那个宋支书，初读时经验主义地认为他一定是个周大新《湖光山色》中詹石蹬那类的人物。可是错了，他根本不是，他经过“研究”，把年轻、有知识的小林安排到了翠竹园学校当了一名教师，找人给东村改了年龄然后去当兵等等。在这个人物身上，真让人感受到了作者的憨厚仁心。还有那个石柳之恋，那么古典圣洁，石破天惊，在现代语境下读来简直有出土文物之感。

“优美”指作者的叙述风格与语言特色，关于这方面，想你一读便感受到了。比如“漂麦河”与“天官桥”的来历，比如“落鳊山”的传说，美丽隽永，具有深厚的人文内蕴。再如“初秋的山野，一派生机。山坡上，远处近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红叶，硕大的柿子挂在枝头，柿叶黄的、红的都有，晨雾把它们浸的湿润

润的，在朝阳下闪闪发亮。”还有“朝阳升起在东面的紫云山上，紫云谷阳光灿烂，一派生机。田野里已经有农人挥着鞭子，吆喝着牛在耕地。远处，山间淡淡的晨雾和袅袅炊烟飘荡在一起，似一幅画卷。村头井台上吱呀呀的轱辘声与刚刚出圈的牛羊的欢叫声，和着林间清脆的鸟鸣声，像一首欢快的乐曲，在晨光中悠扬。”将人带入如诗如画的境界，彰显这部小说另一个鲜明的特色。

读《理想的年代》，让咱们为梦想放歌。

杜央

2011年3月26日

目 录

为梦想放歌（代序） 杜央（1）

第 一 章	梦 想		（1）
第 二 章	落 榜		（5）
第 三 章	胡 彦		（8）
第 四 章	复 读		（13）
第 五 章	宽 叔		（18）
第 六 章	研 究		（25）
第 七 章	教 书		（31）
第 八 章	柳 梅		（40）
第 九 章	名 额		（47）
第 十 章	指 标		（54）
第 十 一 章	人 才		（61）
第 十 二 章	进 城		（66）
第 十 三 章	支 持		（74）
第 十 四 章	普 查		（82）
第 十 五 章	金 子		（88）
第 十 六 章	选 拔		（94）
第 十 七 章	爱 恋		（100）
第 十 八 章	玉 娟		（106）

第十九章	会考	(118)
第二十章	外调	(123)
第二十一章	祭灶	(128)
第二十二章	先生	(134)
第二十三章	春游	(138)
第二十四章	命运	(147)
第二十五章	采药	(153)
第二十六章	典型	(160)
第二十七章	庆典	(168)
第二十八章	石岩	(177)
第二十九章	作文	(183)
第三十章	魔术	(186)
第三十一章	家访	(190)
第三十二章	麦假	(204)
第三十三章	过河	(209)
第三十四章	职务	(215)
第三十五章	考察	(219)
第三十六章	出山	(224)

因为有梦想，我们的生活才五彩斑斓。

——题记

第一章 梦 想

小林突然听到校长在台上大声宣布：“石小林同学，你光荣地被大学录取。请你上台，领录取通知书！”他紧张得浑身发抖，脸颊发热，站在学生群中呆呆地向台上望。不知拿自己怎么办。身边精瘦的严子峻推了他一把，催促说：“小林，愣什么呢？你考上大学了，考上大学了！快上台去领录取通知书吧。”小林这才醒悟过来，三步两步就蹿到了台上。这时，已经有人拿着用鲜红的绸子做的大红花，迅速给他披挂到胸前。

校长双手捧着大红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小林的面前。小林接过录取通知书，伸展开，高高地举过头顶，为了让同学们都看得见，他向前面用力地迈了一大步，不料步子迈的太大，竟一脚踩空，摔下了会台……

“扑通”一声，小林落在了地上。睁开眼睛四下一看，竟然是在自己的屋里。

原来是在做一场梦，梦中从床上掉了下来。

“时候不早了，赶紧起来吃饭！”这时，小林听到娘在外面喊他起来吃饭的声音。

一阵淡淡的、似有似无的香味飘过来。不像是娘做饭的香味，是什么香味呢？

来到外间，那香味更浓了。曙色中，小林看到了正屋条几中间的神像前，燃着三炷香，绿豆大小的红香头上，袅袅青烟上升，烟弥漫在草屋中……小林这才弄明白，刚才自己闻到的那淡淡的清香，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从燃了多半截的香火上看，娘起床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洗完脸出门时，娘已经把一辆自行车扎到了当院。

娘对小林说：“赶紧吃饭，吃完饭骑上你宽叔的自行车，去学校领回来咱上大学的通知书。”娘的语气是坚定的，她肯定是从那三炷香上，看到了小林上大学的希望。她没有说去学校看看考的怎么样，中不中，考上了没有，而肯定地说叫他去领上大学的通知书。

小林见娘在抽屉里扒拉了一阵，找出一块石膏模样的东西，拿到院子里，用剪子轻轻地刮着，用一块破布接住刮下的白色粉面。小林问道：“娘，你刮那是弄啥哩？”娘说：“去你宽叔家借车子，不会推，脚蹬碰住了脚后跟，划破点儿皮。我刮点龙骨，上上止住血就好了。”

小林望着有些苍老的娘，心里隐隐地痛。唉，这些年，自己上学，娘可没少吃苦。爹常年有病，家里地里全靠娘一个人，娘真不容易啊！今年要是再考不上，咋对得起娘呢？

娘给他做的早饭是一大卷烙馍，两个煮鸡蛋，一碗玉米粳糊糊。看着厨房小木桌上放着的馍和鸡蛋摆放的样子，小林就联想到了考卷上那红色的“100”分。今年高考会是什么结果呢？心头又是沉沉的。

吃完饭，娘对小林说：“给你烙了个油馍，你带着当晌午的干粮。要是不想吃油馍，床头柜的鸡蛋筐里有一块六毛钱，你拿着，晌午去饭馆里买点儿饭吃。正长个儿哩，可不敢饿坏身子了。”

小林不忍心去拿娘一分一毛攒下的一块六毛钱，就把油馍用旧报纸包好了，装到书包里。对娘说：“带了馍也不一定吃，说不定晌午就赶回来了，考上考不上，今儿会有个准信儿。”说着就推起自行车，向外面走去。

临出门时，小林心里默默地想：今年是个啥结果呢？赖好是个学校就中，农校或者林校，管他是什么学校哩，只要能上，就算是走出大山了，也不辜负了娘的一番辛苦。将来要是有了工作，一定把娘接到大城市，住上楼房，好吃好喝，好好孝顺。爹多年的肺病，也得彻底给治治。

看着东山头上一轮红红的日头，小林心中暗想：今天出门，如果先碰上男的，肯定能考上，若是碰上个女的，那就……但愿出门别碰上女的。

正推着自行车想心事呢，对面忽然一声喊：“那不是林娃吗？林娃，考上状元了没有？”

原来是宽叔，正挑着一担水从村外回来。小林忙说：“宽叔，你挑水哩？我这就是去学校看榜哩。宽叔，您为俺可没少操心，这回又骑你的自行车。”

“中！中！你骑着叔的自行车，要考上了状元，叔也跟着沾光哩！”宽叔朗朗地笑着说，“快走吧，早点把皇榜给叔揭回来啊！”

将来你叔还指望享娃的鸿福呢！”

宽叔是石梯生产队的队长，已经当了几十年。庄上就宽叔蚂蚁尿书上湿（识）几个字，念报纸时候老是把“克克业业”、“好免恶劳”之类的成语念得顺顺溜溜的，老少爷们个个都夸宽叔学问深，窝在这山里太屈才了。

小林告别了宽叔，心头一阵兴奋。今天，他出门第一个见到的是男的，况且，既是庄上最大的官，又是最有学问的人。今年肯定能考上大学。

心里高兴，腿脚上也有劲儿。小林骑着宽叔那辆庄上唯一的一辆自行车，唱着“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出了小山村，向山下飞驰而去。



第二章 落 榜

骑着宽叔的旧“凤凰”牌自行车，小林满怀着上大学的梦想，从小山村出发，一路欢歌，驶出落鳧山，穿过紫云谷，飞过天官桥，越过擂鼓台，上了郑昆公路。上午九点多钟的时候，才满头大汗地来到了学校——公社高中。

现在正是暑假期间，学校里学生并不多，往日那朗朗的读书声已经听不到了，让小林感到有点陌生。但由于今天是高考发榜的日子，仍有三三两两的学生或家长在校门口出入。小林心里突突地乱跳，没有勇气直接进入校园。他把自行车停在学校大门一侧，悄悄地向里面观望着。

这时，只见一个身体壮实的中年汉子，手拿破草帽，边走边扇，从学校里走出来。身后跟着一个无精打采，低头走路的十八九岁的青年学生。走近一看，原来是他们翠竹园村的同班同学牛东村。小林赶忙迎上去，问：“东村，咋样？你考多少分？考上没有？”东村摇摇头，一脸无奈地说：“考上啥呀，还不如去年哩。这次离中专分数线二十多分了。唉！”

东村的父亲扇着破草帽，叹息道：“老天爷，大学咋会恁难考

哩？你看看这成绩，这可咋弄？这回可咋弄哩？”

小林看着东村父子泄气的样子，不禁想起了东村每次吃饭时，一手拿馍，一手接着掉下来的碎馍粒渣，吃一会再把接到的馍粒渣送到嘴里，不时地从小黑瓷罐里往外夹腌芥菜条，一口只吃一点点的样子。

“人的命，天注定，咱就是种地的命！”东村哀怨地说。

“今年是没有考好，找个好学校再复读一年，明年肯定能考上。”小林安慰东村说。

“不中了。咱祖坟里就没有那棵蒿子！”东村父亲说。

东村父子失望地离去了。小林本想向东村打听一下自己的考试成绩，看着他们父子悲观的样子，就犹豫着没有开口。

小林提提精神，推起自行车准备进学校。这时，长得黑壮的同桌刘寅志骑自行车从校门里飞快地奔出来，“吱”一声，自行车刹闸停到了小林的面前。刘寅志一脚着地，双手捏闸，对小林说：“你咋现在才来？我都等你半天了。”

小林急切地问：“咋样？你考上了没有？”

“我不中。你也没有考上。不过，你比我强点。我差十七分，你差三分。”说着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张四指宽的纸条递给小林，道：“我替你把成绩单领出来了，也替你签了名字。”

“咱学校今年考上几个？”小林失望地问。

“一个。”

“就一个？”

“是严子峻吗？”

“就是严子峻。”

严子峻考上大学，一点也不意外。他是毕业班文科一班语文老师严涛的儿子。严老师是豫东人，爱人几年前得乳腺癌去世时，

严老师还不到四十岁，但是为了不影响孩子考大学，一直没有再婚。严子峻学习十分刻苦，经常是熬到深夜，第二天早早地起床，背政治题，背英语单词。他的英语课本上，到处密密麻麻地写着“日吗得喝”、“歪把陆绅”、“日死驴”之类的汉语批注，一有时间，就摇头晃脑地读。由于长时间的熬夜读书，加上营养不良，严子峻的身体被弄得精瘦精瘦的，一米八的个子，竟还不到一百斤。

校长多次在毕业班学生会议上表扬他，号召同学们向严子峻学习，为祖国争光，为学校争光。并断言“严子峻同学这样努力，上不了清华，也得上北大。”

想到这里，小林忙问刘寅志：“子峻被清华录取了？”

“没有，听咱班主任说，子峻考的很不理想，刚刚过中专线一分，上的是周口水利学校。就这还是严老师托了他的老同学帮忙才录取的呢！”刘寅志说。

“原来是这样啊。唉！看来，这大学是越来越不好考了。”小林叹息着说。

“不说了，我得赶紧找个地方再复读一年。先走了！”刘寅志蹬起自行车飞一般地跑了。

小林拿着成绩单，茫然地站在学校门口，脑子里一片空白。现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又有人从学校里面走出来，他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失魂落魄的样子，便推起自行车，向学校院墙外的小清河走去。